

佳作影評：《CUTS》

撰文/羅珮嘉

在性平意識發展快速的今天，已經有越來越多人關注並投身於性別平權倡議與媒體素養的推動。不論是以公民權利為目標，避免女性持續受到集體式壓迫，或是私領域的自主為訴求，倡導女性文學、身體、思想等等的覺醒，這些主張都在無數世代女性的接力下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性別革命。然而。女性走向職場、步入政壇，自由地上街頭闡述自身想法，但性別的壁壘始終存在，而且以更多樣及更幽微的方式，潛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。過去二十多年，臺灣已有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及《性別工作平等法》的保障，但是當女性一回到家庭、習俗、社會文化等脈絡時，卻又另當別論。

大部分的社會共識，都貶低了女性的存在價值，女性也因此被冠上許多無罪之罪。即便在女性主義已經具有影響力之後，厭女網絡的反撲與懲戒卻變得更加劇烈。是誰在厭女？厭女的作法有哪些？厭女文化是性別歧視的產物嗎？為何這道牆比我們想像的更牢不可破？關於厭女議題，微電影《CUT》以黑色冷調的電影手法，帶領觀眾看見社會加諸在女性的枷鎖，男性對於女性的輕蔑與厭惡，以及女性最終找回屬於自己的控制權。本片以實驗片的手法，大量特寫女孩面部及行為，對照刻意隱藏容貌的男性蔑視，外加強烈的影像張力，呈現主流社會中，種種的性別不平等現象。舉凡在家事分工的刻板印象、語言霸凌、月經汙名等等的議題，都能快狠準的提及。影片中男性形象是模糊的，但這個只露出嘴巴的父權形象，卻如同鬼魅般的存在。影片中男生脫口而出的語言「女生不是應該要做飯嗎?」、「女生當洗碗機就好了」、「身體不舒服都是因為生理期」... 這些都是你我熟悉的「女性日常」。

美國女性主義者凱特·米勒 (Kate Millet) 在《性政治》(*Sexual Politics*) 一書中提出了「父權體制」(Patriarchy) 是社會中最基本的壓迫，而這些千古以來的父權思想，不只強化的兩性之間的不平等，更容易洗腦女性，使其成為內心的制約。我們以為只有女性是被父權壓迫的一方，其實男性也躲不掉父權陰影的毒害。今日，雖然性平指數提高，但污名化女性的詞彙依然不斷在增生。檢視當代亞洲社會，我們發現女性不管在年齡、美醜標準、身形、生育能力或工作領域上，無處不被限制與歧視。但慶幸的是，即便性平的道路崎嶇，我們在影片中看見女性正以找回主導權的姿態扭轉命運。

電影作為「被看見」的媒介，是為了讓閱聽者在視覺暫留之後，擁有心有所悟及自我反思的能力。在父權陰影與統御之下，女性常常是被歷史遺忘的一群，而影像作為最直接的資訊傳播媒介，無庸置疑成為最強而有力的發聲工具與權力象徵。由此可知，影像教育與性別平權作為一種賦權的方式已刻不容緩。